後山居士文集卷第十

陳　師道　無已

書

上林秀州書

七月十日彭城陳師道謹奉書學士閤下宗周之制士見于大夫卿公介以厚其別詞以正其名贄以効其情儀以致其敬四者備矣謂之禮成士之相見如女之從人有願見之心而無自行之義

必有紹介爲之前焉所以別嫌而愼微也故曰介以厚其別名以舉事詞以導名名者先王所以定名分也名正則詞不悖分定則民不犯故曰詞以正其名言不足以盡意名不可以過情又爲之贄以成其終故授受焉介以通名儐以將命勤亦至矣然因人而後達也禮莫重於自盡故祭主於盥婚主於迎賓主於贄故曰贄以効其情誠發於心而諭于身達于容色故又有儀焉詞以三請贄以三獻三揖而外三拜而出禮煩則泰簡則野三者禮之中也故曰儀以致其敬是以貴不陵賤下不援上謹其分守順于時命志不屈而身不辱以成其善當是之世豈特士之自賢蓋亦有禮爲之節也夫周之制禮其所爲防至矣及其晚世禮存而俗變猶自市而失身況於禮之亡乎自周之禮亡士知免者寡

矣世無君子明禮以正之既相循以爲
常而史官又載其事故其弊習而不自
知也師道鄙人也然有聞於南豐先生
不敢不勉也先生謂師道曰子見林秀
州乎曰未也先生曰行矣師道承命以
來謹因先生而請焉詩文二卷敬以自
効不敢以爲能也謹僂待命惟閤下賜之

答李端叔書

師道啓前日秦少游處得所惠書教以
空竈砥鼎之說勤懇甚厚竊怪足下無
父兄之好邑里之舊面目相誰何聲氣
不接顧知而賜之足下安得此哉此迨
少游有以欺足下足下信之過矣少游
之文過僕數等其詩與楚詞僕願學焉
若其傑材偉行聽遠察微僕終不近也
足下以爲少游何取而譽僕耶顧常與
僕有游居之好以僕之老且病誠不忍
其窮而死也噓濡挽摩借之聲光以幸

百一期以取信於人而曾不知自累於
不信惟足下察焉毋爲所欺以重其過
夫以一人之譽而收之不疑可謂勇矣
至其棄之必以一人之毀此列御寇季
將軍之所懼也僕又甚焉足下謂僕之
文類兩蘇人情喜於自伸蔽於自知至
其擬之非其倫譽之非其情亦知避矣
兩公之門有客四人黃魯直秦少游晁
無咎張文潛少公之客也張文潛少公之客也

僕自念不敢齒四士而足下遽進僕於
兩公之間不亦次乎如前所稱足下自
取之矣僕聞周人之言以石之韞玉者
爲璞鄭人之言以鼠之腊者爲朴鄭謂
周曰欲朴乎周人大說願屬日出而示
之死鼠也唾之而去足下不惟其愚辱
先以書而願見焉其詞益下則其求益
厚有如循名而督實僕將不勝其責而
懼足下譽未絕口而唾罵繼之敢告不

敏師道再拜

與少游書

師道啓辱書喻以章公降屈年德以禮見招不佞何以得此豈侯嘗欺之邪公鄉不下士尚矣乃特見於今而親於其身幸孰大焉愚雖不足以齒士猶當從侯之後順下風以成公之名然先王之制士不傳贄爲臣則不見於王公夫相見所以成禮而其弊必至於自鬻故先王謹其始以爲之防而爲士者世守焉其於公前有貴賤之嫌後無平生之舊公雖可見禮可去乎且公之見招豈以能守區區之禮乎若昧冒法義聞命走門則失其所以見招公又何取焉雖然有一於此幸公之他日成功謝事幅巾東歸其當馭款段乘下澤候公於上東門外尚未晚也拳拳之懷願因侯以聞焉

答張文潛書

師道啓近者足下來京師不鄙其愚辱
貺以文卒卒一再見懷不得吐既別欲
一致問因以自効方事之不間竟後足
下大以爲恨及讀足下書乃僕所欲言
者君子之所存去人不遠惟設之於僕
爲不當耳嗟乎足下誠知我矣亦既愛
之矣不識足下何從而得之其得之於
人耶其有以自得之耶得之於人耶譽
者可信則毀者又可信矣有以自得之
耶則僕言未効而跡未接竊有疑焉豈
足下使人可疑乃僕之不敏不能不疑
耳古蓋有之目逆而道存而僕不足當
也以僕之愚有以知足下而謂足下何
從而得之僕過矣夫衆言却金三人成
虎僕懼足下有時不自信而信人不待
人毀而自毀矣僕以小人之懷爲君子
之心則又過矣然所以言者雖君子不
可不戒也足下憫僕無以事親畜妻子

宜從下科以幸斗食疑僕好惡與人異情足下於僕至矣僕何以得之何以受之邪僕家以仕爲業捨仕則技窮矣故僕之於仕如瘖者之溺聲氣不動而手足亂矣世徒見其忍而不發遂以爲好惡異人此殆談者過情聽者過信耳雖然僕病且老矣目有黑子而昏華瘵瘰俠於頸領隱起而未潰氣伏於胷腹之間下上不時痔形于下體者十年矣志彊而形憊年未既而老及之足下雖欲進之而僕不能勉也閏月甲子詔以河內公爲相是時自九月不雨有司傳詔未竟而雨貴賤賢不肖下至房室女子歡然相慶天人之意如此僕方卧聞之起立尚可勉耶足下視此時如何僕獨得不勉耶羊鼎之側飢者吐舌但未染指耳足下欲與僕居將坐僕而沐熏之耶豈意其逃世而加束縛焉抑愛之過

厚而欲常常見之與李耽家于瀨鄉莊
休老于蒙田邑之間復有昔時懷器而
隱處者乎願一覽焉僕於書如貪者之
嗜利未嘗厭其欲也譙祁氏多書稱號
外府太清老氏之藏室願與足下盡心
焉春益暄惟爲道重愼

答江端禮書

師道啓學始於身而成於性欲善其身
而不明於善所謂徒善者也徒善者非
善之正也是故學者所以明善也學外
也思內也學以佐行思以佐學古之制
也若其自得則在子矣士之所戒其惟
名乎聲實相從如影之於形短長曲直
惟形之使無實之名黎人敗焉善人畏
焉得且畏之況求之乎言以述志文以
成言約之以義行之以信近則致其用
遠則致其傳文之質也大以爲小小以
爲大簡而不約盈而不餘文之用也正

心完氣廣之以學斯至矣辱問非所及
敬誦所聞足下其擇焉僕之不敏勤無
成能惟於修文略有師法愧無異聞虛
辱盛意若曰量子以爲教如醫之量藥
以當病如工之量材以當用子曾子蓋
能之矣僕非其任也嗟乎子之不逢夫
子也與僕游者衆矣莫有問焉子何問
之下耶嗟乎夫子之失子也尚幸來臨
願言其詳

答秦觀書

師道啓辱書諭以志行事賢大夫友良
士斯至矣復有意於不肖何也再惠詩
雍雍有家法誦之數日不休固爲足下
賀不圖過意責以師教闕然無以爲報
有愧而已夫百金之貨不陳于市走原
逐鹿跛者不試也世固有之足下所謂
彥士名大夫是也從之當得所欲乃以
責僕則過矣又惟足下博問而擇亦以

見及敢不略其愚僕於詩初無師法然少好之老而不厭數以千計及一見黄豫章盡焚其藁而學焉豫章以謂譬之奕焉弟子高師一着僅能及之爭先則後矣僕之詩豫章之詩也豫章之學博矣而得法於杜少陵其學少陵而不爲者也故其詩近之而其進則未已也故僕常謂豫章之詩如其人近不可親遠不可疎非其好莫聞其聲而僕負戴道上人得易之故談者謂僕詩過於豫章足下觀之則僕之所有從可知矣何以教足下雖然僕所聞於豫章願言其詳豫章不以語僕僕亦不能爲足下道也而足下歉然欲授僕之言其何求之下邪昔者能仁以華示其徒而飲光笑之能仁曰吾道付是子矣其授受乃如此雖大可以喻小子其懋焉吾將賀子之一笑也

答晁深之書

師道啓辱書教以先覺之覺後覺其說信美而僕不足當也古之人量而後言言而不類言之失也子其愼之僕聞之施者不困守者不給士之好爲師舊矣子問而不以告豈其所有不足於施而莫知所以告耶古能致誠殫敬而刳其心以求於世未有不告者也不誠不敬則不足以得之有以得之而心不至焉則又不足受之也雖然教自外至者也外以導內於是有以自得之則至矣自是而觀之何以教子子何待於士耶子其懋之子之兄弟足以先人而未足以相先子之才如牧野之駒乘之則犇近之則踶雖未就御而脫然有千里之氣子之成才僕莫量也子兄之才如良馬行則中節止則中度御以大輅鳴以鸞和而行九軌之道其至有日矣故僕不虞子

凡之居後而懼子之難成也子其驅之士方盛時氣血動于內容色挑于外得之則惑失之則悲氣冒其心性亂於習百廢一存惟欲之知夫才如水焉窒而撓之不燭牛馬汚穢日滋而科斗生焉可不畏乎夫少而好色僕與子同而今悔之以僕之悔故不願子爲之也子其戒之始僕以文見曾南豐辱賜以教曰愛子以誠不知言之盡也僕行方內才得此爾夫言之不盡非不能也其心以爲不足與之盡爾不者有所畏而不敢也愚者無以告智者告之而不敢盡也言之難其若是乎嘗試考之盡言不諱其於子如何耶不絕其愚請繼以告子其圖之

與黃預書

師道叩頭啓昨莫始聞有殤子之戚此世事中最難堪者父子之私耳目之玩

孰見而驟失念之不堪況當之乎往歲失一七歲男子扣天拊地欲有所訴殆不可以至理奪也往還深孰數見開諭又勉讀方外書以自解免而聽其言如耳邊過風讀其詞如目前空華視聽雖接而心不隨晉惠帝謂飢者曷不食肉糜此雖甚愚然世內事非身經之雖智者有所不解也而諫者責其不聽亦已過矣久而後念死者不更生生者無所致力欲訴則無從欲怨則無歸究竟無所得而已也念足下少年初經此變宜有甚於老者然有一事似可道太夫人齒髮衰白視足下夫婦日夜不寢食擊床倒席相向涕泣諭之不解禁之不止無如二人何則必鬱悒不平有如太夫人一不食足下何以自處耶幸少輟哀一思愚言王夷甫言太上無情其下不及情情之所鍾正在我輩民雖愚至於

父子夫婦則知之矣此未爲知人者衍
又自謂有道第一等人夫道者性也而
鍾於情何在其有道邪上下之間衆爾
行不異衆何在其絶出邪而晉之士大夫
共推衍爲第一則下衍者從可知矣思
解足下之憂不覺及此亦以當一縱談也

上曾樞密書

一去門屏十年有餘平常不爲問非怠
與外以謂無益而不爲爾事有可言而
復隱忍然后爲辠則亦不敢夫天下之
事非閤下所得與則非其所當言其在
右府且憂之大者言之其亦可乎西邊
用兵五六年矣遠戍之卒過期不還人
情及期則有歸心況又過之而后未期
乎以既動之心而前有死傷之虞内有
羈旅暴露凍餒勞苦之害後有鄉邑親
愛之念不亦危乎然莫敢違異者分定
故也鳥窮則攫獸窮則搏此雖常言理

有必至一人倡之和者必衆東向而潰何以禦之夫事有曲直人有違順直之所在勝之所出何則人所順也一旦發難不過發內軍以擊之無故興師積年不解死傷之餘思歸而潰而逆擊之則曲直有在竊恐潰者未至發者不爲用也於是之時在廷之人肯爲天下國家以身捍之者誰乎若其未有可不計此其常所私憂竊歎者也古之守國本末

並用故建德而阻險開封無丘山川澤之阻爲四戰之地故　太祖以兵爲衛畿內常用十四萬人今軍衛多西戍山東城郭一空卒有盜賊乘間而作三州縣殺吏民私貨財掠婦女火室廬乃其小者不幸而有姦雄出焉其成敗孰得知之憂之次也談者必謂世方平寧兵不足虞人無姦雄有不足畏某不更遠引筆墨所載直以慶曆以來耳目所及

者明之爾恩保兩州之亂慶之潰皆卒
也王倫張海廖恩王沖皆盜賊也可謂
平世而無之乎熙寧中士才再發已自
潰亂於時某在秦中聞亂兵所過羣小
迎導利其刼掠王倫張海行半天下所
至潰壞守令或走或降莫敢支梧至出
衛軍用邊將而官軍所至甚於盜賊民
至今談之從昔之亂皆姦雄非爲時
而生乃亂而後見平世伏而不出遂以

爲無則過矣某聞之景德咸平之間契
丹歲入冦游騎至山東齊有外鎮日莫
塵起人避走南山夜渴之既旦視溪谷
有冰雪少年下食之且取以上衆起爭
之有賈者出止其衆而坐之率少年十
餘輩而下徧給坐者且曰飢則柰何孰
從吾而取食於是願者數千人斬木爲
兵出屯鎮中乃盡閉其外户日以酒豕
犒從者夜則警斗旦暮餉山中三日而

復家不失一物此與英彭何異而謂平世無之乎雖然軍潰盜起一時之禍所可慮者分也上之於下可生可殺可予可奪而無違者分也分定則無所敢爲亂則無所不爲如水之防如薪之束如獸之穽檻其可失乎一失則不復斷不可續覆不可收損不可完物之理也此其之所深憂者也談者必謂還戍則備闕寇來莫禦帥不任其責其又謂其不然也戍有常數今以拓土而增之爾去其增則常也尚何言往者延安兵非不多寇來不禦而僅自守故善戰而論將不論兵也夏人之來小則其常所慮者其大舉爾然方地數千里外假隣阻非可一日具也師行千里謀以時月則孰不知之帥者明其耳目而預爲之備何憚其來且虜短於攻而不能久人自持糧後無餽運往事不過數日而我善守

寇至勿戰聚兵於內而清其野外內聚則寇不敢深外清則深而不害使進不得戰則沮退無所掠則困以元昊之彊數大入才破塞門金湯兩城而已國雖大而貧兵雖多而散以元昊之戰勝而卒臣者以數舉而困也況其弱乎且以中國之盛大靈武之舉猶不能再況於夷乎雖然進築不已則兵不得罷盍先已之乎若謂可以制虜則漢取陰山匈奴過而慟哭開西域發兵爭之故謂斷其右臂其居東莫知今之可否但聞諸路競進日夜奏功而未聞西人舉國而爭則必非其所急也苟不能制其命則老師費財殺人盈野何所用之若謂且築且進漸據橫山然後可制則既數歲矣橫山安在耶若復數歲則諸將窮富極貴矣人情得所欲肯復出力蹈其所難乎則是橫山終不可得徒為將帥取

富貴之資爾橫山天險也下臨平夏存亡所係虜必舉國爭之恐亦未易得也若謂今之所據即橫山也則某聞之宥州在橫山之上南拒米脂三舍而近今延安奏功廣地四百里則宥在其腹然不去得宥州也則四百里之廣豈可信哉胡地惟靈武夏如內郡地才可種蕎豆且多沙磧五月見青七月而霜歲才一收爾銀州怡惟柴胡蕭關之外有落蔡與鹹杖以此知其不宜五種也使可種安得人實之若不徙民則募軍二者孰取焉若取乎內則空此以實彼舍易而即艱何益且闢土益廣則去府益遠平常緩請急報卒不相及河東之患麟府世所知也若今所據可以制虜而不爭者非不敢乃不能爾虜雖蕞爾然元昊用之以抗中國其地與民固自若也而今反不能爭其所急者非惜其力以有

待則無其人不則諸部不爲用也若是
則其之憂有甚於前也今虜內弱外叛
而皇師臨之恐有乘危篡奪以爲姦雄
之資是復生一元昊也故其常謂虜既
弱矣不復能抗中國宜稍存立使假威
命以臨制部族壓服姦豪使不得發柰
何欲爲之資乎今使諸道盡據橫山而
虜無姦雄乘時而起一切如意其之憂
則又甚矣趙文子曰苟非聖人孰能內
外無患盍釋楚以爲外懼乎夷狄之弱
未有甚於今日者可不憂乎今三邊不
戰士皆怯弱獨秦晉數與虜角猶可用
秦故西人易東軍如兒女子而南平蠻
西南事羌皆用秦卒以取勝若又不戰
卒有外患何以禦之昔歲之元昊智高
是也竊謂西人不可無也伏惟閤下股
肱帝室師表萬邦直道正詞天下稱頌
日有傳焉而獨此無聞豈未可以言乎

言之今其時也昔安李兩公皆有意於
世而各有失安失之銳李失之緩故未
及成功而以毀去蓋銳者不須時緩者
不及時時乎時乎其可不知乎易曰書
不盡言言不盡意而況河山之外翰墨
之間乎然以閤下英姿偉識則區區之
愚不待言而了伏惟屬意焉

上蘇公書

師道啓散從還辱書伏承經暑起居萬
福師道奉親如昨惟方託芘賴復爾違
闊不能不動念耳蓋士方相從時莫知
其樂及相別亦不爲難至其離居窮獨
默默自守然後知相從之樂相別之難
也士方少時未來之日長視天下事意
頗輕之亦易爲別至其遲莫數更離合
又以爲難此蓋志與年衰顧影惜日畏
死而然耳謝太傅嘗謂中年以來一與
親友別數日作惡謝公江海之士違世絕

俗乃其常耳顧以別爲難者豈酣於富
貴而習於違順也耶由是觀之以別爲
難皆非士之正也士亦安能免此當以
老爲戒以富貴爲畏耳承諭人須久而後
知誠如來示知人固未易未易之中又有
甚難范文正謂王荆公長於知君子短
於知小人由今觀之豈特所短正以反
置之耳古之所謂腹心之臣者以其同
德也故武王曰子有亂臣十人同心同

德而荆公以巧智之士爲腹心故王氏
之得禍大也聞狙詐咸作使矣未聞託之
心腹也夫君子無棄人巧智之士亦非
可棄以爲手足可也耳目且不可況腹
心乎蓋勢在則欺之以爲功勢同則奪
之以自利勢去則背之以違害使之且
難況同之乎無德而智以智營身而不
及事智之所後不得不欺以衛身也天
下之事又豈巧者之所能乎士終始不

相負非由義則畏義耳勢在而不負豈
眞不負耶末疾偏廢不害爲生膏肓之
潰弔之可也常竊悲之故謂知士當如
范公用士當以王公爲戒也不審閤下
以爲如何近見趙承議說得閤下書欲
復伸理前所舉剥文廣獄事聞之未以
爲然竊謂閤下必不出此而愚慮所及
亦不能忍也君子之於事以位爲限居
位而不言則不可去位而言則又不可

其言之者義也其不言者亦義也閤下
前爲潁州言之可也今爲揚守而與潁
事其亦可乎豈以昔嘗言之而不置邪
此取勝之道也近歲士大夫類皆如此
以爲成言而非閤下之所當爲也苟不
公言而私請之又不如已也天下之事
行之不中理使人不平者豈此一事閤
下豈能盡爭之耶爭之豈能盡如人意
耶徒使呫呫者以爲多事耳常謂士大

夫視天下不平之事不當懷不平之意
平居憤憤切齒扼腕誠非爲已一旦當
事而發之如決江河其可禦耶必有過
甚覆溺之憂前日王荆公司馬温公是
也夫言之以行義耳豈如馮婦攘臂下
車取衆人之一快耶竊謂閤下必不出
此而寧一陳之以効其愚耳秋益高惟
爲朝重慎不勝區區

上朱運判書

其不學無術得邑倅左承前通滯之餘
簿書期會糾紛孰爛不可掇拾健訟之
民一不得氣抵郡刺史訕謗官長長短
視遠近常得其影類多見聽追逮左桁
楊相推囚繫索情溢于門户之外聽事
以來于今八月惟是智度短淺裁割未
有見効夙夜履冰須至譴訶則免冠就
許歸伏丘壑以安無能之分加以山野
不曉事與中朝士大夫絶不相知故於

門墻無一日之雅進寸退尺終不敢驟
以書通今者豈有以不肖欺左右者乎
乃蒙過聽識拔於衆人之中以備使令
承命悸然恐不任鞭策以負高明之舉
也然伏思閤下才品卓越簡在欽明將
朝廷不異遠方之寄來作留兩下車未
幾惠威載於江西竊嘗訪之親識間
決事若流誠得執鞭走趨陪輔下慮之
一實所依慕大旆按引將臨下邑當以

職事待罪輙自達小人之情秋暑尚邇
伏祈調護行李爲國自重區區不勝至願
某啓欵啓細人不知天下之大體結髮
讀書願以所聞與一世共之而碌碌行
年四十止於是而已矣不深察者至以
爲彊項而鈞愛民之虛名而有廢務之
實而閤下超越拘攣之議獨見知於事
物之上公豈與流俗人所謂知己者同日
語哉恭惟閤下忠信孝悌自得以明己

恂達重厚推餘以賜人官吏進見觀表
知褒推任所長則皆有用慈哀所短不
以深誅小人以此待罪節下再書吏考
尚爾保全惟流俗人之見知市井同利
意氣相傾許以死黨恭惟閤下何得於
此至於古之知道德之歸者所以報知
己雖固陋敢不勉焉

與魯直書

師道啓往歲劉壯輿在濟陰嘗遣人至
黔中附書必達爾後無便而仕者畏慎
不許附遞用是不果爲問必蒙深察比
日伏惟尊候萬福未緣瞻近臨書惘惘
乃冀以時爲道自重

師道再啓紹元夏末以例罷官遂赴部
得監海陵酒明年之春復遭家禍居貧
口衆轉舍往來而卒歸鄉里迨今三歲
矣而法當居外射闕亦既申部而請矣
不辦一到京師又不敢數數申部今亦

再歲矣不蒙注擬罷官六年內無一錢之入艱難困苦無所不有溝壑之憂近在朝夕甚可笑也自私自幸者大兒年十六解作史論小兒八歲能賦絶句時有好語即爲絶倒不知天欲窮之邪欲達之邪適來絶不爲詩文然不廢書時作小詞以自娛用以卒歲毋以爲念也無咎向過此服闋赴貶所相從數日頗見言色他皆不通問矣某有詩文數篇在王立之處託渠轉致必能上達也爾來起居何如不至之絶否何以自存有相恤者否令子能慰意否風土不甚惡否平居與誰相從有可與語否仕者不相陵否何以遣日亦著文否近有人傳謁金門詞讀之爽然便如侍語不知此生能復相從如前日否朱時發能復相濟否某素有脾疾近復暴得風眩時時間作亦有併作時極以爲苦若不飢死

寒死亦當疾死然人生要須死寧校長短但恨與釋氏未有厚緣少假數年積修香火亦不恨矣

王立之遣人來相賙云欲遣信且索書甚急作此殊不盡懷語所不及亦可自了何必多耶知命聞在左右偶多作報書不暇奉問萬萬深察不敢疎也王家人還萬覬一字令郎計康勝爲學想有可觀人還可以數首見寄否豐登兩稚不敢草草上狀向慕之意甚於廼翁正夫有幼子明誠頗好文義每遇蘇黃文詩雖半簡數字必録藏以此失好於父幾如小邪矣乃知歆向無足怪者

後山居士文集卷第十

বাংলা একাডেমি
গ্রন্থাগার
চিত্তরঞ্জন